

家庭相册

哭泣的棉手套

化君文/图



我和小兰从小一个班。按同学的话说，我俩好得跟一个人似的。

到了高中，我和小兰仍然一个班，仍然好得跟一个人似的。可是，自从那场球赛后，我们的关系悄悄发生着变化。

周末，北风乍起，同学都回家拿过冬的衣服了，我因为脚崴了，一个人呆在宿舍里看书，小兰也没来邀我。屋子里的光线变暗的时候，舍友陆续而来。邻铺把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裹扔到我床上说，你老乡让捎给你的。我解开一看，里面是棉袄棉裤，我知道，是母亲让小兰捎来的。

我把包裹重新包好后便去餐厅打饭，在门口遇见“篮球王子”。他见我一瘸一拐的，伸手抢过我手里的饭盒，转身往打饭口走去。不大会儿，“篮球王子”就端着热气腾腾的饭盒走过来，我正要伸手去接，突然听见小兰的声音，你妈让捎给你的。说完，用戴着红皮手套的手从腋窝里夹出两只臃肿得像气蛤蟆似的棉手套，在“篮球王子”眼前晃呀晃的。我冲过去，夺过棉手套，噌地扔到门后的垃圾桶里，并气吼吼地说，我妈才不会做这么难看的手套呢。

又是一个周末。最后一节课放学后，我推起车子就往家飞奔。走进院子，插下车子就大口哈哈着往手上吹气。母亲急急忙忙从屋里走出来，说，不是让小兰给你捎手套了么？我嘟囔着说，我才不要你缝的破手套，难看死了。母亲一愣，然后拉过我的手，放到她怀里暖着，一边说，手套是用新棉花缝的，可暖和……暖和我也不，我就要小兰那样的皮手套。

我挣脱着把手从母亲怀里拿出来，然后猛地转过身去。母亲说，别生气了，妈也给你买

皮手套。

母亲从褥子底下摸出一把钥匙，打开床头上的红木柜子后就开始在里面扒腾起来。她仿佛找到一样什么东西，在手里捧了一会儿就往外走。母亲突然又转过头来说，要是我中午回不来，就去你大娘家吃饭。

下午两点多钟，母亲才从外面回来，看着她递来的一卷票子，我高兴得跳起来，一边得意地想，看小兰还得瑟了。回到学校，我就买了一双和小兰一模一样的皮手套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没见过小兰戴皮手套了。皮手套让我扬眉吐气。

多年后，在一次同学聚会上，我和小兰说起皮手套的事情。小兰噗嗤笑了，她说，皮手套是她向摊子上借的，在我和“篮球王子”面前显摆完，就找了个理由退回去了。我顿时傻了，缓过神来时，举手捶打小兰，一边流着眼泪说，我的那双皮手套是母亲用她的银顶针换的。银顶针是姥姥临走前交给母亲的，也是姥姥留给母亲的唯一一件信物，而那双棉手套，是母亲跟大娘学到半夜才缝制好的。

我不过拿小兰撒气罢了。是我的虚荣，赶走了留存在母亲心里的那缕暖，粉碎了母亲一生的念想和寄托……

为了缓解心里的愧疚和疼痛，我央求母亲再给我做一双棉手套。可是，母亲怎么也想不起棉手套是怎么缝制的了，这让母亲和我又徒添一层对彼此的愧疚。

或许太想念母亲缝制的那双棉手套了，它常常来梦里见我，身上粘满泪水和饭粒。而当我伸手要把它抓住时，却又倏然没了踪影。正急慌得不知所措，母亲突然出现在面前，一脸慈爱地望着我。醒来时，不禁泫然泪湿。

工会岁月

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，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，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、某些人和某种符号在记忆中留了下来，比如一次活动、一个日子、一张照片……

志愿者陈姐

赵闻迪文/图

“帮助别人，快乐自己”，是陈姐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

陈姐名叫陈霞，是我们单位一名普通的卸煤女工，也是卸煤队的女工委委员。她的“名气”很大，不光因为她是党员、劳模、工会积极分子，是“爱心慈善大使”、“道德模范”，市红十字会和慈善协会志愿者，更因为她有一副热心肠，自参加工作起，她就热情参加各种公益活动，帮助别人，奉献爱心。

我第一次跟陈姐去参加公益活动，是刚上班那年冬天。一天，一位个头不高、目光明亮、身材结实、皮肤黑里透红的女师傅风风火火地走进我们班组，问我们可否愿意参加一项爱心活动？话音未落大家就不约而同地说：“愿意！有你带头我们当然参加！”女师傅语调很快地说：“天越来越冷，市红十字会准备为孤残儿童送温暖，你们家里有不用的棉衣、棉被就捐出来。”

图片故事

相机变迁

徐东文/图

这年头什么事情都变得快，使人眼花缭乱，又耐人寻味。就拿照相机来说，从“单反”到“傻瓜”；从“120”到“135”；再从胶片到数码，从相机照到手机拍照。今后是个啥趋势，真是说不准。改革开放以来，照相机和咱们老百姓的接触越来越多，产生了无数喜怒哀乐，我在三十多年前曾有修相机的经历乃是一例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，我咬咬牙花二百八十元买了一部美能达牌傻瓜相机。这是我小半年的工资。那时候年轻人结婚讲究“三大件”，即：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。照相机属于奢侈品，独在“三大件”之上。当时国产名牌相机“海鸥”135单反机也就一百多元，能下血本买这进口相机，图的是质优牌响，使用便利。这相机因此成了家里珍宝级的物件。

1985年，我考上了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。在开学的头个周末，我拿出了这台相机在家里照开了相。从单照到合影，窗前桌后，坐立仰靠，好不热闹。“摄影师”的差事自然由我来担任。不是摄影手艺好，而是唯恐媳妇把这珍贵相机失了手，那淘气儿子更是连边都不让沾。末了想自拍全家福照片。两张照片拍完后，相机快门却怎么也按不下去了。相机“趴窝”了，我的情绪也“趴架”了。



“有，有！我回去洗好用干净袋子包好带来。”

我悄声问同事她是谁？同事说她就是陈霞，卸煤女工，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工人，却乐善好施，是个热心人。我用尊敬的目光打量着她，她深蓝的工作服映衬得胸前一枚党徽格外鲜红。

为孤残儿童送爱心那天，寒风呼啸、滴水成冰，到地方后，陈姐从大巴上搬下慰问品，肩扛手拎到孤残儿童中心的大院里，然后，带着其他人一起，为孩子们洗手、洗脸、梳头、试衣服和鞋。她做得那样熟练、自然却又满怀爱心，就像母亲照料自己的孩子，无微不至。三九严寒，她的额头上渗满汗珠。看到许多孩子的小脸、小手、小脚上都生着冻疮，她心疼坏了，回去后就发动动手巧的女职工，纷纷织起手套、围巾、毛袜、毛裤，分类整理好，又买了冻疮膏、润肤油，快马加鞭地送到孤残儿童中心，

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。

每年春节前夕，卸煤队分工会都要开展看望慰问困难职工活动。身为女工委委员的陈姐更是把工作做到前面，提前走访每一户困难家庭，倾听困难职工的心声，向分工会反映；如果遇到年龄大或卧病的职工，她会细心地帮助人家大扫除、洗衣服、修理水管煤气灶、交水电费、报销医药费、买米买油之类琐碎的家务事儿都办好，受到困难职工的称赞。不久前，一名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接受陈姐资助的女大学生，专门到卸煤队感谢“恩人”，被她婉言谢绝。报社记者想采访陈姐，她也婉言谢绝了。

陈姐常说：“送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我们收入虽不高，但节省一点，日子还能过得去，可有人却不行。人家遇到过不去的坎，我们伸手帮一把，心里安宁！”话语朴实，却是她善良心肠和美好品德的真实写照。

机悻悻而去。

我又乘公交到了王府井。大地方修理技术好，不蒙人。径直进了中国照相的大门。修理部的小年轻师傅听我说明来意后，二话不说噙嘴喀喳地把相机能卸的部分全卸下来摆了一桌子。眼见心爱的相机被大卸八块，内心好生难受。但修理费“100元”的回复，让我如梦方醒，国营照相馆是不能还价的。我说：“不修了。”小师傅惊诧地问“为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您修两回相机跟再买一部新的相机差不多了。”

修相机价格从20元到100元的不定式，让我心里更是忐忑不安，不知所措。反正也是周末，我决定到西单再看看。在路西一家照相馆我将相机交给了修理师傅。但见他随手打开相机皮套，我深怕相机被大卸八块的情景重演，便目不转睛地盯着他。这师傅拿起相机像是要拍照似的冲我比划，这个角度竟使我意外发现相机自拍开关扳手的位置不对，像是卡在中间了。问题应该在这里。我要过来相机，将自拍扳手调到自拍位置，按下快门就听见“滋……喀嚓”，自拍快门启动了。“嘿！好了！”我兴奋地喊了一声，随即冲出门去。我隐隐感觉到几位师傅们在呆呆地发愣。

历史已翻篇了。从手机有拍照功能后，这台相机就“下岗”了。虽然它静静地躺在抽屉里，但我知道它的卷轴里曾记录了全家的喜怒哀乐，伴我踏寻过祖国的山山水水。一台相机，给全家留下过美好的瞬间和时光，记述了那难以忘怀的记忆和感慨。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 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